

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研究丛书

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

张松辉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新平
封面设计：蒋啸镝



ISBN 7-81031-477-7



9 787810 314770 >

ISBN7-81031-477-7/I·032

定价：9.70 元

49.404

ZSH

49.404

ZSH



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

● 张松辉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湘】新登字 011 号

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

张松辉 著

责任编辑：徐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8.375 印张 211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81031-477-7/I·032

定价：9.7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关于道教与文学的几个问题	(11)
第一节 道教与文学的契合点	(11)
第二节 道教影响文学的几个特点	(29)
第三节 道教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意义	(36)
第二章 道教与文人	(45)
第一节 曹操 曹植	(46)
第二节 阮籍 程康	(52)
第三节 陆机 陆云	(57)
第四节 陶渊明	(59)
第五节 谢灵运 谢朓	(63)
第六节 鲍照 江淹	(67)
第七节 孔稚珪 沈约	(70)
第八节 庾信 颜之推	(74)
第三章 道教与诗歌	(80)
第一节 道教与文人五、七言诗体的发展	(80)
第二节 道教与玄言诗	(102)
第三节 道教与山水诗的兴起	(129)
第四节 道教与游仙诗	(148)

第四章 道教与散文、志怪小说	(167)
第一节 散文	(167)
第二节 志怪小说	(182)
第五章 道教与文论	(206)
第一节 道教文学观	(206)
第二节 从道教星气说到文学创作的文气说	(218)
第三节 道教与尚简文风	(225)
第四节 道教与尚自然文风	(233)
第五节 道教养生思想对文论的影响	(245)
后记	(257)
附录	(259)

导　　言

从一统四百年的大汉王朝到纷争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变。这次巨变，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而捣毁汉朝王业、揭开历史大变迁帷幕的就是那些身着道袍、手持符水的道教徒，他们的魔杖把平静但已发臭的汉代社会这汪死水搅得沸沸扬扬。自从太平道、天师道以武装起义和地方政权的形式出现以后，道教就在神州大地这一广袤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涂抹了一些新的色彩，作为社会生活映像的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导言将从政治、思想两个方面简单谈谈道教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所起到的重大影响，通过这些影响，我们就不难理解道教为什么能够在文学领域里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道教对政治的影响

道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作为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不断地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封建统治阶级；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支持者，直接介入最高政治集团，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

太平道的起义、天师道的汉中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他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早为后人所重

视。太平道的农民组织形式、平等思想以及天师道建立的具有农民特色的汉中政权，对后代农民起义都起到了借鉴作用。对此前人论述甚备。太平道、天师道建立政权的努力失败后，道教所组织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因此停止。

西晋咸宁三年（277），陈瑞于西蜀起兵，他自称天师，徒众千百数。^① 西晋永宁元年（301），道教信徒李特、李雄在蜀地领导流民起义，在青城山道士范长生的帮助下，李雄于蜀地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成汉政权^②。

关于东晋时期的道教徒起义，寇谦之在《老君音诵诫经》中曾概括说：“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③ 此期假借老君和李弘名号起兵的很多，主要有咸康八年（342）贝丘人李弘起义^④，永和十二年（356）义阳人李弘起义^⑤，义熙十年（414）贰原人李弘起义^⑥，等等。到了隆安三年（399），世奉天师道的孙恩在会稽起兵，声势十分浩大。孙恩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东晋王朝不久也随之彻底崩溃。两大王朝——汉、晋的灭亡，足以证明当时道教在民间的势力和影响。

以上只是举其要者，至于假借道教神道组织民众的小股起义更是不计其数。从黄巾起义至隋统一这数百年间，道教起义波澜壮阔、此伏彼起，成为民间一股强大的抗暴力量，是当时统治阶

① 《华阳国志》卷八。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册第3021—3029页。

③ 艺文印书馆《正统道藏》第30册第24224页。以下凡引艺文印书馆《正统道藏》，不再注“艺文印书馆”字样。

④ 《晋书》卷一百六《石季龙载记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册第2772页。

⑤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同上，第8册第2572页。

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册第2998页。

级的主要对抗者，以至于佛教徒经常拿这一点攻击道教徒，说他们“挟道作乱”，证据就是“黄巾鬼道，毒流汉室；孙恩求仙，祸延皇晋。破国害民，惑乱天下”。^①这一攻击往往使那些进入上层社会、大讲忠孝的道士们狼狈不堪，难以招架。

另一方面，大批道士进入统治集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政治决策。在三国时期，曹操受青州黄巾“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②，同时“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③。黄巾军一变而成为曹氏政权的军事、经济支柱。不少道教徒，包括张鲁在内，先后成为曹操的属下，曹本人也与道教徒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④。孙权与道士的交往也很多，《建康实录》说：“帝初好道术，有事仙者葛玄，尝与游处，或止石头四望山所，或游于列洲。……帝重之，为方山立洞玄观。”^⑤同书引《吴录》说，孙权还同道士姚光、介象交往，为他们立观，向他们学习匿形法。^⑥《抱朴子·内篇·杂应》、《历代真仙体道通鉴》等书都有类似记载。《三国志·吕蒙传》说吕蒙病危时，“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⑦同书《虞翻传》还记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虞）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孙权听后很恼火，竟把虞翻流放到交州去了。^⑧孙权甚至封道士王表以王爵^⑨。刘备也信道术，他晚

① 释道安《二教论》，《全后周文》卷二十三，中华书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第4002页。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9—10页。

③ 《晋书》卷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册第785页。

④ 关于曹操与道教的交往，将在本书第二章“道教与文人”中叙述。

⑤ 《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上册第54页。

⑥ 同上第55页。

⑦ 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280页。

⑧ 《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321页。

⑨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同上第5册第1148页。

年东征吴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葛洪《神仙传》说，刘备出兵前，曾专门派人征求道士李意其的意见。^①

西晋时期，道教徒继续影响上层政治，这突出表现在八王之乱中。出身道教世家的孙秀依附赵王伦，并帮助赵王伦废掉贾后，篡夺帝位。在这场残酷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孙秀多次利用道教为赵王伦制造舆论，成为八王之乱中的核心人物之一^②。另一位黄道士也参与过最高军事决策，当安北将军王浚在邺城进攻挟持晋惠帝的成都王颖时，鉴于当时的危急形势，有人劝司马颖奉天子逃往洛阳，而司马颖的母亲程太妃却不愿离邺，颖因而也迟疑不决，臣下只好搬出黄道士来，这位黄道士“号曰圣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两杯酒，饮讫，抛杯而去。于是计始决”。^③已是生死关头，还要靠道士为自己拿主意，程太妃是司马炎的妻子，这说明道教信仰很早就进入西晋皇宫。

东晋南渡以后，南北帝王信奉道教或与道教保持密切联系并明见于史书的很多，如晋哀帝“幼好黄老，断谷，服长生药过分，不豫”。^④晋简文帝“履尚清虚，志道无倦”^⑤。并利用道教求嗣。宋明帝立道家为五部学之一^⑥。齐明帝对道教“曲降幽情，留信弥密”^⑦。梁武帝也信道，《隋书·经籍志》说“武帝弱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891页。

② 关于孙秀的出身及他在八王之乱中的行为，卿希泰先生在《中国道教史》第1册第282—283页中论述甚详，此处不再赘述。

③ 《晋书》卷四十四《卢钦传》附《卢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257页。

④ 《建康实录》卷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上册第232页。

⑤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219页。

⑥ 《南史》卷三《宋本纪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82页。

⑦ 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全梁文》卷三十一，中华书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3130页。

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① 梁武帝自己也说“中复观道书”^②。梁简文帝曾从陶弘景学道法，撰有《老子私记》、《庄子讲疏》，并为张陵第十二代孙张道裕的招真馆撰碑记^③。梁元帝亲撰《陶先生朱阳馆碑》、《南岳衡山九真馆碑》、《青溪山馆碑》等道教碑文。在魏军兵临城下时，元帝还在龙光殿“述《老子》义”，“百官戎服以听”，边打仗，边学《老子》，不久即被俘。^④ 陈武帝陈霸先“世居吴兴，故亦奉焉（指道教）”^⑤。陈宣帝也信道，《云笈七签》说“（宣）帝好道术”，并重视《太平经》，为道士建宫观^⑥。

在北方，魏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⑦，并亲自受符箓，改元太平真君。此后的魏国皇帝大多仿效执行。后来的北方各朝，也有不少帝王奉扬道教，如北齐文宣帝高洋曾一度笃信道士和他们所炼制的九转金丹^⑧，后周皇帝继承北魏的做法，“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⑨，其中尤以武帝宇文邕支持道教最力。

帝王如此，信奉道教的公卿大臣更不计其数，此处我们仅简略地列举两条有关记载。葛洪说：“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

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三十五，第4册第1093页。

② 《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弘明集·广弘明集》第365页。

③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张裕传》。

④ 《南史》卷八《梁本纪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241—242页。

⑤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093页。

⑥ 《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

⑦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册第3052—3053页。

⑧ 《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册第674页。

⑨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094页。

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①《南史·沈约传》说：“钱塘人杜灵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②道士高高在上，王公大臣恭执弟子礼，有时甚至想瞻仰一面都不可得。

道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寇谦之和陶弘景的身上表现得也很突出。寇谦之改造天师道，积极参与北魏政治，与皇上交往甚密，被称为“帝王师”。陶弘景虽然隐居深山，但与朝贵保持密切联系，甚至积极参与禅让活动，“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③。还有一些道士，如葛洪，虽然没能握有重权，但也热心于政治理论的建设，在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定地位。

如果把当时的政权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一部分道教徒是在竭尽全力地要斩断这棵大树的根，另植新苗；而另一部分道教徒却又精心地为这棵大树培土浇水，唯恐其枯萎。这两部分道教徒做法相反，甚至发生过严重冲突，但他们对当时政治的影响都是极为明显的。还有一部分道士与权贵的交往，则仅限于商榷方术、祈福广嗣、追求长生的范围内，但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政治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道教对思想的解放

在太平道起义的冲击下，腐朽的东汉政府土崩瓦解了，与东汉政府同样腐朽的官方儒家经学也随之急速衰落下去。

^① 《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74页。

^② 《南史》卷五十七《沈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405页。

^③ 《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册第1899页。

儒家本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流派，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学习儒术成为士人猎取名利的手段，是否通经术成了政府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之一。学术研究一旦同名利搅混在一起，势必会走向衰落。汉代的经学弟子精研经书，广为衍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①，“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②。这种烦琐经学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通人恶烦，羞为章句”^③。两汉经学不仅烦琐，而且同迷信联姻。董仲舒大讲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并附会于经文。东汉政府更大力提倡谶纬迷信，使儒家学说进一步向神学方向发展。但由于孔子不大讲鬼神灵怪的事，因而用注经的方式谈神学有诸多不便，所以就有人另立锅灶，干脆重塑一个讲鬼神的孔子，把许多妖妄之言都说成是出自孔子之口。在东汉，这种附会于孔子的谶纬图书的身价甚至比真正的儒经还高。

黄巾起义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推翻汉王朝，重建太平政治，但客观上对腐朽的儒家神学思想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清洗。首先，汉政权的倒台，使儒学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失去了作为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第二，因黄巾起义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动荡政局，使儒学不能再成为入仕的台阶，三国时尚且不讲，即使晋统一后，据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说，截止他写此书时，已近四十年，朝廷从未在江南以儒取士^④。儒学同仕途脱离，就使不少人对儒学失去兴趣。第三、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朝不保夕的生活环境使许多儒生不可能再稳坐书房去吟诗诵经了。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马融开始想拿出儒生独善的架子来，拒绝邓骘的征召，但最后还是支撑不住，说：“今于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

①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1册第3610页。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册第1723页。

③ 《文心雕龙·论说》，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心雕龙今译》第170页。

④ 中华书局1991年版《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413页。

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① 生活的逼迫使他放弃了儒家的独善原则，信奉了道家的贵生学说。马融的经历很能说明当时及其后一般儒生的处境和心境。

道教起义对儒学起到的破坏作用，史书早有明载。《三国志·华歆传》说起义使“六经堕废”^②，《三国志·高柔传》说起义使“礼乐崩坏，……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③。这些记载都是符合史实的，但这并非说儒家已一败涂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特别是先秦儒家，如孔孟，在文人心目中仍占有极高的地位。所谓儒家衰落，只不过是相对于两汉情况而言。

社会思想不可能处于空白状态。儒家失去一统地位，势必会给其它各家思想让出许多生存空间。

首先兴盛的自然是道家、道教思想，它凭借着农民起义的影响和颇受时人欢迎的神仙方术，迅速地扩延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注《老》、《庄》，说玄理，讲养生，吃药散，使道家、道教的思想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最早成为这一时期能同儒家相抗衡的一大学派。

与道家、道教思想兴盛的同时，其它各家也有所抬头，如傅玄在《掌谏职上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④ 刘勰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⑤ 法家、名家思想是比较活跃的。由于自东汉末至隋唐统一，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各个政权都非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1953页。

② 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十三，第2册第403页。

③ 同上《三国志》卷二十四，第3册第685页。

④ 《全晋文》卷四十六，中华书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721页。另见《晋书》卷四十七本传。

⑤ 《文心雕龙·论说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雕龙今译》第166页。

常重视自己的军事人才和外交人才，从而还炼就了一批毫不逊色于战国前輩的军事家和纵横家。

道教起义还客观上促成了自己的主要对手——佛教的兴盛。佛教虽然在东汉初即进入中国，但东汉政权对佛教的限制是比较的，比如不许汉人出家，立佛寺也主要是为来汉经商的胡人服务等等。这种佛教政策极大地妨碍了佛教的发展，整个东汉一代，佛教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极其微小的。汉朝廷失去权力，它的禁令自然失去权威，如佛教徒笮融趁着东汉末年的混乱，霸占广陵等三郡土地，凶残无比却又大兴佛法，用免除徭役的办法引诱百姓信奉佛教，据说他曾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① 笮融的这种做法在大一统的汉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汉朝灭亡意味着对佛教禁令的解除，这无疑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再加上起义所造成的时局动荡，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感到祸福无常，前途渺茫，特别是一般民众，对现实生活的痛苦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这一切都为佛教宣传自己的信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道教徒起义，是为了自身利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道教却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逐渐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起义又有成功的一面。道教徒在为自身谋利的同时，又于无意间解除了佛教身上的绳索，使佛教成为与自己争夺宗教地盘的最主要对手。这非道教徒本意，出乎道教徒意料之外。正因为如此，佛教徒从来就不领这份情。

总之，道教起义客观上在思想界起到了一次大解放的作用，使汉末至南北朝的思想界呈现出一种与战国时期相似的争鸣局面。思想界的斗争、融合与政治界的斗争、融合相互交织，几经

^① 《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185页。

较量，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初步形成了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道教徒作为这一局面形成的点火启动者，是有功于中国文化发展的。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这一时代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反映，因此，对社会诸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道教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文学领域，在作家生活、作品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从内容上讲，多否定现实，向往神仙、世外生活；从风格上讲，多显得玄虚空灵，并注重形式。这种总的文学格局固然主要起因于当时的社会世俗生活，但与道教的兴起绝非没有关系，如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志怪小说，甚至文学理论，无不呈现出明显的道教痕迹。

第一章 关于道教与文学的几个问题

“道教与文学”这个题目，其内容重点既不是讲道教自身文学的发展状况，也不是在比较道教与文学的异同，主要是想说明道教产生以后，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文学在道教的作用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讨论道教对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道教能够对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其意义何在？换句话说，即对道教影响文学的整体状况先作一个简单的勾划。

第一节 道教与文学的契合点

道教对文学发生影响的原因，我在导言中已经简略提到：道教影响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社会生活，又进一步影响到文人的创作。但这一影响是间接的。在道教与文学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直接的关系和众多的契合点，这才是道教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宗教仍属于“人学”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进步的知识分子曾把当时的文化大致